

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藏联珠纹织物简介



联珠这一图案形式在我国出现很早，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及商周时代的青铜器、汉瓦当、铜镜上都不乏其例。联珠纹特别是联珠动物纹在我国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染织图案上普遍流行，与萨珊波斯艺术的影响有密切关系^{[1]183}。

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藏有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联珠纹织物 20 余件。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织物上的联珠纹在中国经历了由仿制到改造的过程。通过这些藏品我们可以发现联珠纹由初传入中国西北到与中原文化相融合的大体脉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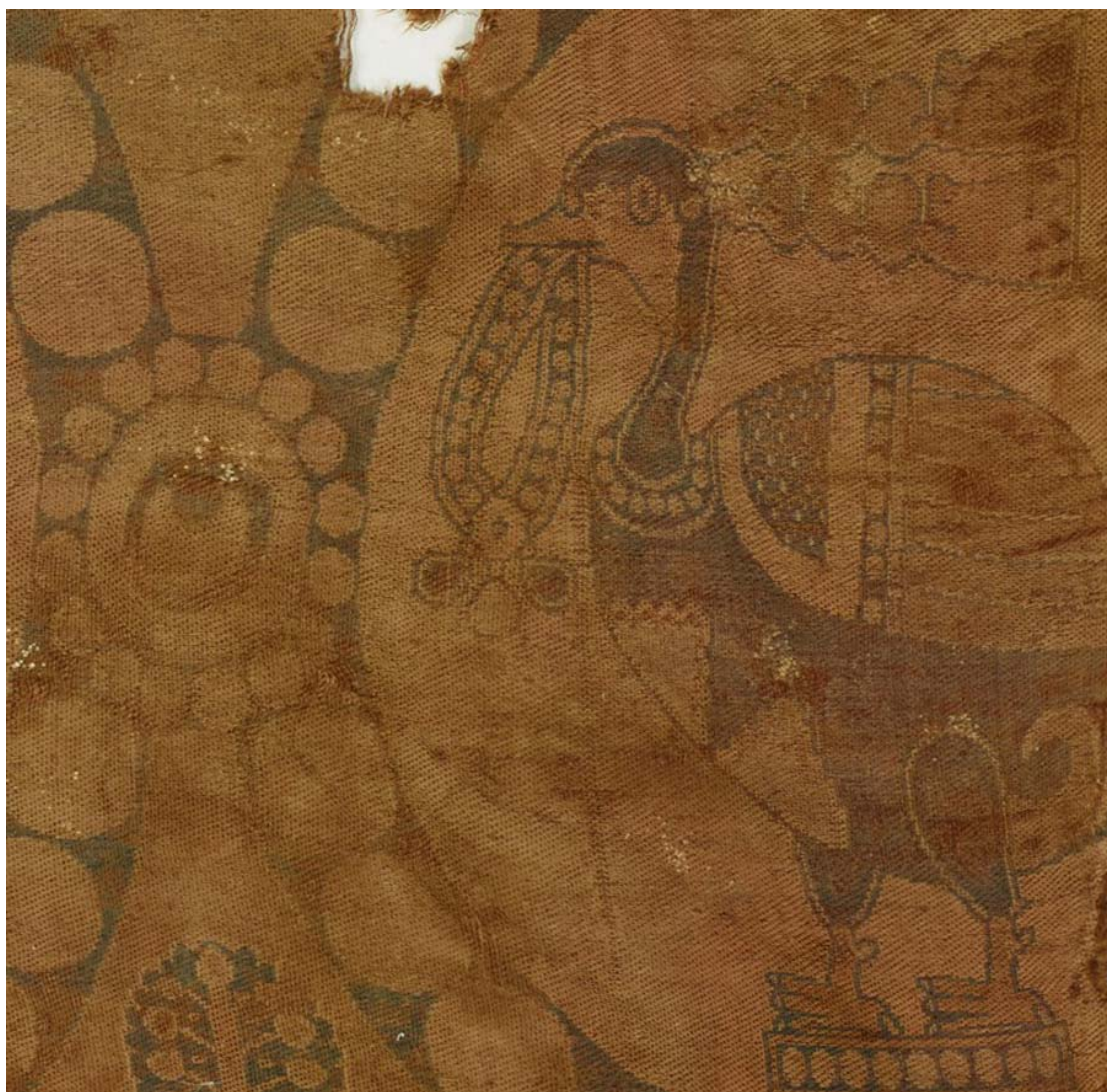
1. 西方技术特征的联珠团窠。在受萨桑波斯文化影响较大的埃及、中亚地区及中国西北均发现了主题为天马、含绶鸟、猪头、人头等的联珠纹锦，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墓中也出土了大量属于唐代初期的具有波斯织锦技术特征的联珠团窠动物纹锦。联珠团窠图案中的主要部分是联珠团窠，它由小的圆珠联成大的圆环，通常是深色作环、浅色作珠，一环中珠数不等，但以 20 颗上下居多。这些联珠团窠的主题一般都是动物，它们带有明显的异域风格，体形大，雄健威猛，造型古拙^{[1]234}。

雁衔绶带纹织锦片（馆藏编号：MFB003968）此件织锦明显呈现出中亚、西亚织锦的风格。其骨架为簇四联珠团窠，团窠内含绶鸟立于联珠台上，嘴衔绶带。在联珠环的经向和纬向由小联珠新月纹相连接。新月纹是阿拉伯世界的常见题

材，反映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



雁衔绶带纹织锦片



雁衔绶带纹织锦片细节图

2.中国仿制的联珠团窠纹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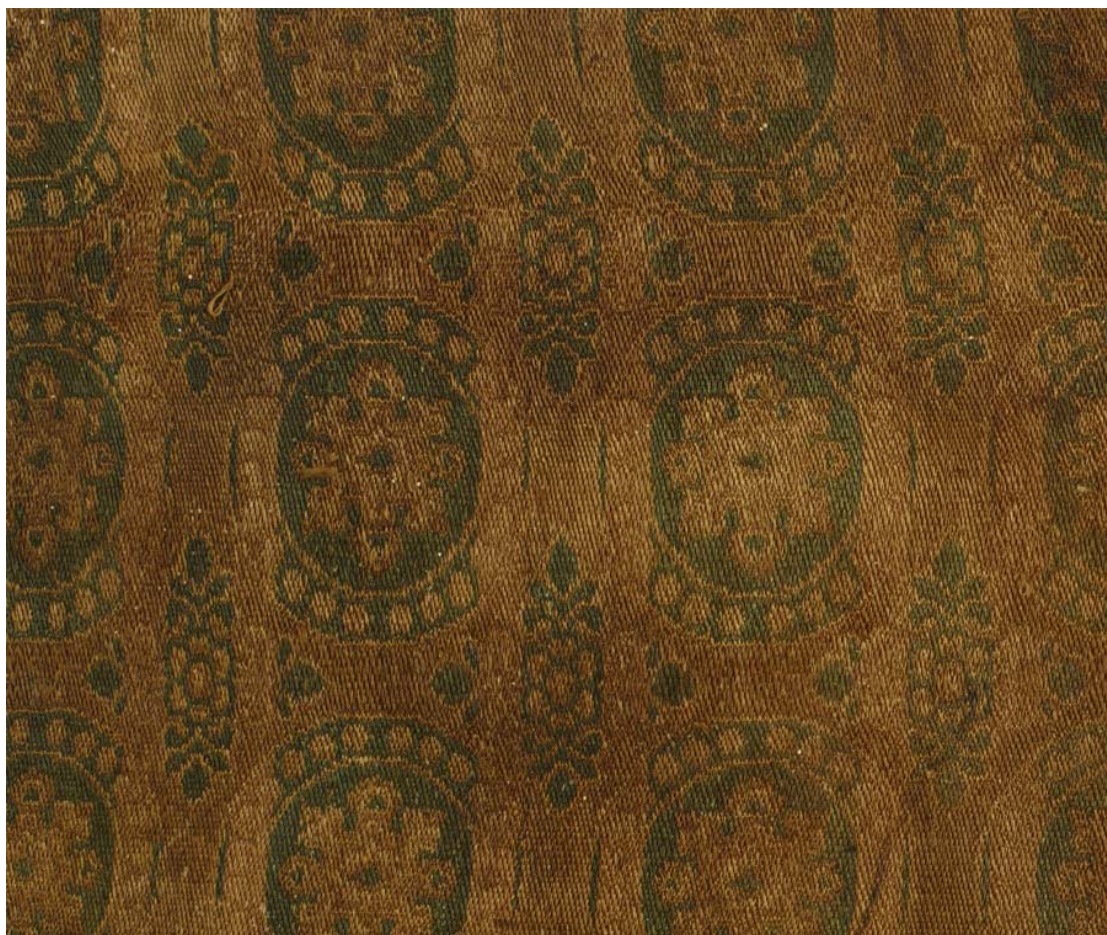
为了增加对中亚、西亚的出口或是满足居住在中国的外族需要，中国的织工在南北朝时期就开始仿制带有波斯风格特别是联珠纹的织锦。到唐代，这种仿制更多，可以分两大类^{[1]237}。

（1）小团窠联珠纹经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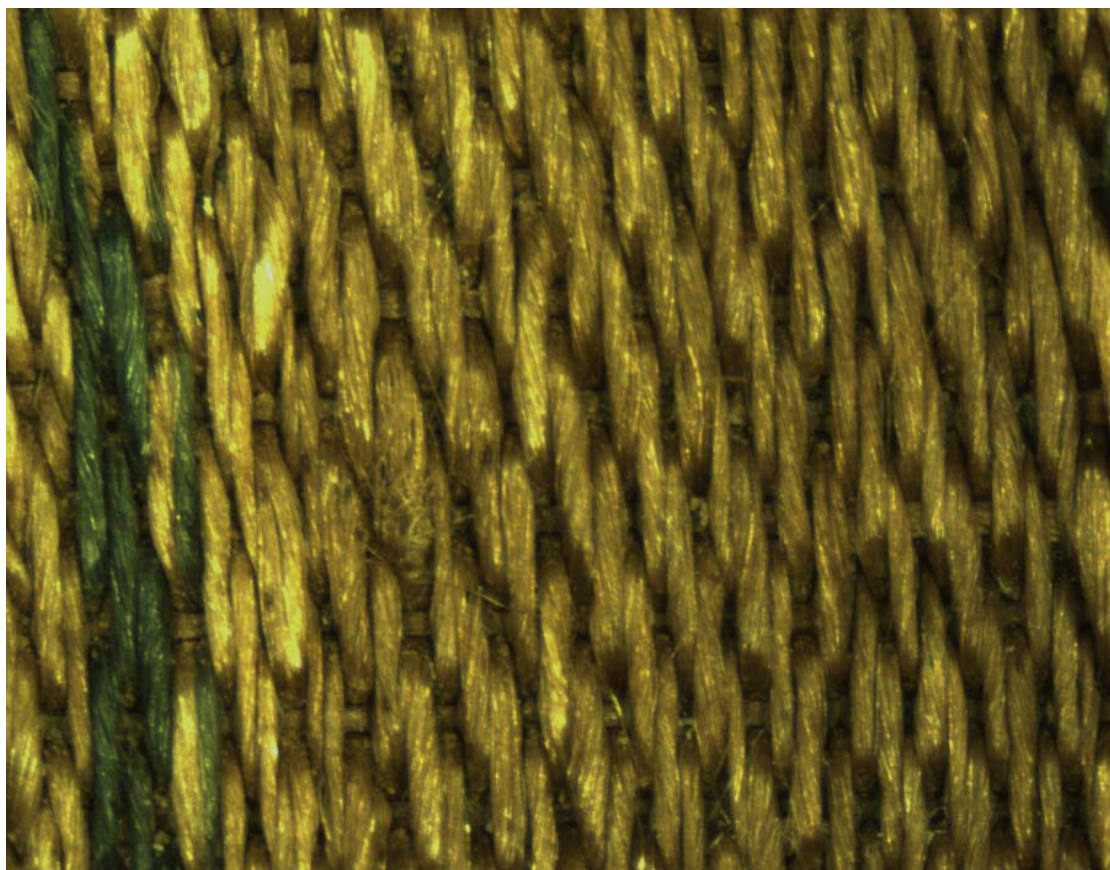
沿袭北朝斜纹经锦的传统，唐代的第一类仿制是小团窠联珠纹经锦。馆藏联珠小团花锦（古 111），以黄棕色为地，绿色等显花。联珠团窠内为团花图案，团窠间的宾花为十字花。排列形式为两点错排的团窠形式。织锦幅宽约 45cm。组织结构为斜纹经锦。这类织物流行于初唐，是中国早期对中亚、西亚织物只模仿图案而不模仿技术的表现^{[1]237}。



联珠小团花锦



联珠小团花锦细节图



联珠小团花锦 35 倍显微图

（2）大窠唐草联珠。

第二类仿制的织锦是既模仿图案又模仿中亚、西亚织造技术的产物。在图案上，它采用较大的联珠环窠形，即大窠或独窠之类，团窠的体形均在 40-50 厘米。仅以散点错排为其排列方式，主题纹样主要选择马、鹿、虎、狩狮等中国人较为喜爱的纹样。在织造技术上，它采用中亚风格中的斜纹纬重组织，但在经线的选择上却是加了“S”向强捻的夹经^{[1]239}。馆藏联珠飞马纹锦（MFB003961），虽然不是典型的大窠唐草联珠，但却是既模仿图案有模仿中亚、西亚织造技术的产物。飞马图案，在波斯被视为神灵，身上生翅，可称天马^{[2]139}。其组织结构为斜纹纬锦，经线明显加有“S”捻。



联珠飞马纹锦



联珠飞马纹锦细节图



联珠飞马纹锦显微图

3.中国再创造的联珠团窠纹锦

双联珠团窠图案是一种介于花卉团窠和联珠团窠之间的特殊形式^{[1]251}。双联珠团窠富贵对兽纹绮（MFB003960），此件织物的组织结构为平纹地上显斜纹花的绮。以双联珠团窠为骨架，内填充对兽图案。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团窠内有“福”、“贵”二字。此类织物体现了唐代中国织工仿制西方联珠纹时的再创造、再加工，非常可贵。



双联珠团窠富贵对兽纹绮



双联珠团窠富贵对兽纹绮细节图



双联珠团窠富贵对兽纹绮细节图



双联珠团窠富贵对兽纹绮 35 倍显微图

中国是丝绸的发源地，中国丝绸在古丝绸之路上是一颗璀璨的明珠。从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藏联珠纹织物，我们可以发现很多中西方交流的痕迹，这从一个侧面为我们展现出当时丝绸之路的繁荣景象。

参考文献：

- [1] 赵丰.中国丝绸通史[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11.
- [2] 赵丰.中国丝绸艺术史[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139.